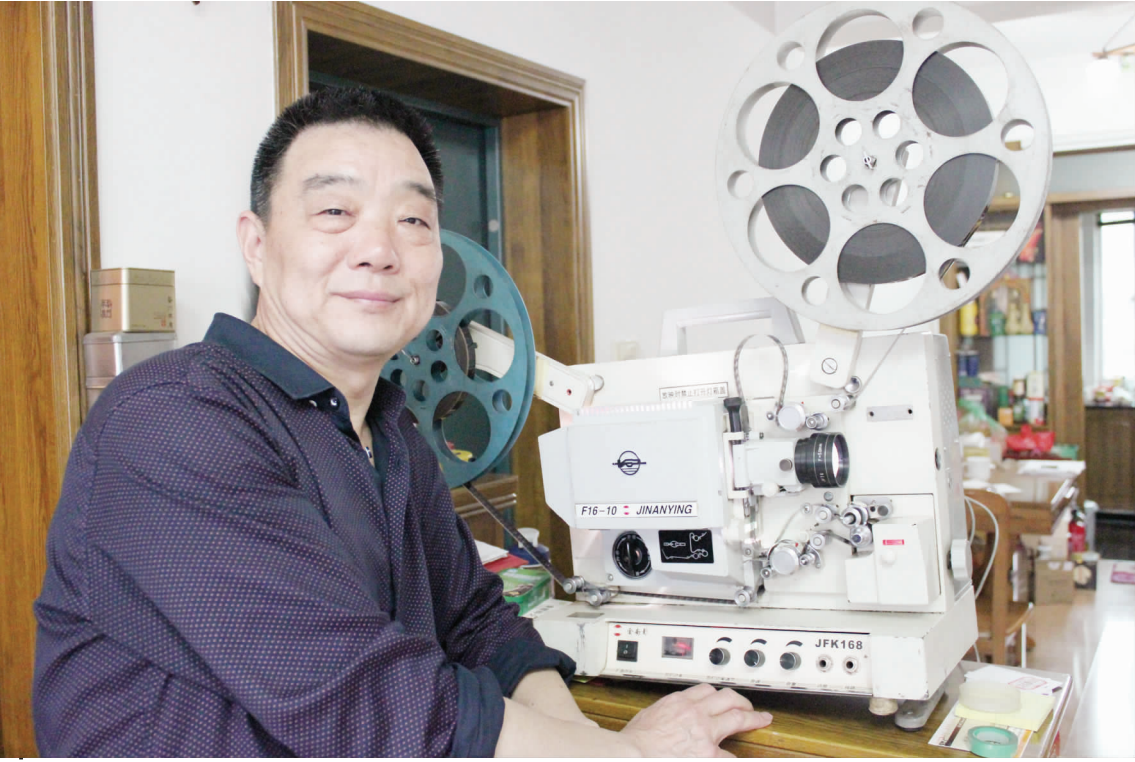




① “年少时,我有两个梦想,一个是搞艺术,另一个就是当电影放映员”

今年 55 岁的陈建成是浦江人,20 岁时考入浙江婺剧团,善于演奏各种乐器,在业内颇有名气。

陈建成出生于婺剧世家,其父亲年轻时曾是浦江某公社“什锦班”的成员,吹拉弹唱样样拿手,他的叔叔也是浙江婺剧团的一员。受家庭影响,陈建成从小便自学乐器,在文艺方面表现出惊人的天赋。

1976 年,陈建成在浦江就读高中,学校老师发现他的文艺天赋后,都觉得不加以培养太可惜了,随后主动帮他联系了白马中学文艺班,“文艺班本来不接收插班生的,但一听是我,就破格录取了。”可惜读了一个学期之后,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,陈建成就辍学回家务农了。

1977 年~1979 年,这三年期间,陈建成一直在老家变换着“工作”。他去父亲所在公社的社办企业里做过小螺丝、黑板擦,还去学校当过代课老师。闲暇之余,他还跟着公社里的电影队四处去放电影,这也是陈建成第一

② 当电影队“杂工”期间,他学到了很多有关露天电影的知识

在公社电影队,陈建成的角色更像一个小杂工,主要负责搬搬抬抬,连放映电影的资格也没有。因为在当时,无论是放映机或是电影胶片,都是十分珍贵的。电影放映员要经过专业的培训才能接触放映设备。但一段时间耳濡目染下来,聪明的陈建成还是学到了不少知识。

陈建成介绍,当时我国农村电影队普遍采用 8.75 毫米的放映机(8.75 毫米指的是拷贝尺寸也就是胶片的规格)。这是一种中国独有的窄胶片电影放映设备。一台 8.75 毫米放映机,连同配套的发电设备,总重 10 多公斤,携带方便。拷贝与放映机价格均较低廉,是为偏僻的农村、山区、边远地区、海岛及其他交通不便地区的群众看电影而专门设计的。

公社电影队去各个大队放电影,通常只要配备两名电影放映员,挑着扁担就能奔赴各个山村。“那时电影放映员在农村很受欢迎,有时电影放得晚了,村里还会特意给我们准备夜宵,这在食物紧张的情况下,已经是最好的待遇了。”陈建成说。

片源方面,由于电影胶片的制造工序复杂,农村电影队能放映的电影种类并不是很多,一部电影从县电影公司拿过来,往往排片、放片一个月才会更换。到 1978 年,才开始半个月排一部片子。即便如此,每每等

次接触露天电影放映员的工作。

“年少时,我有两个梦想,一个是搞艺术,另一个就是当电影放映员。”陈建成出生的村子名为礼张村,是浦江一个处于半山区的村庄。上世纪七十年代,露天电影开始盛行,但对于当时地处偏僻的礼张村而言,看露天电影仍是一种奢侈的享受。他回忆,当时农村里能放的露天电影很少。“文革”期间,放的最多的就是《红灯记》、《沙家浜》、《智取威虎山》等八部作品,被称为“革命样板戏”。到文革后期,才出现《碧海洪波》、《沙漠的春天》等影片。但对于文化生活匮乏的农村来说,即使这些电影反复看了十几次,乡亲们仍然对它乐此不疲。电影队放到哪里,乡亲们就追到哪里。

“那时能看电影的机会太少了,我就特别羡慕电影放映员的工作,幻想着自己有一天也能当个电影放映员。”陈建成笑道。

到电影放映,你总能在荧幕前找到不少前来赶场的年轻小伙和姑娘。陈建成说,那时候谁家小伙想搭讪哪家姑娘或是小年轻谈恋爱,都会约去看电影,薛翁之意就不在酒了。

“其实,当‘杂工’期间,我也曾偷偷放过一次电影。”说起这事,陈建成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他说,以前农村里有赤脚医生,赤脚老师,也有赤脚放映员。这“赤脚”的意思,就是一边打工一边务农。公社的电影放映员也是如此,一次正值农忙时节,两名放映员没空,就让陈建成去替他们接一部电影胶片回来。第二天下午 4 点,陈建成如约赶到车站,拿回电影的胶片后回到了办公室。看着四下无人,又看看近在咫尺的放映机,陈建成萌发了一个大胆的想法——自己动手放一次电影。说干就干,他偷偷关好了办公室的门,一边将胶片放上放映机,一边启动设备,听到电影的声音出来、看到画面投影到墙上的时候,他的心里既害怕又高兴,幸好,一切顺利。电影放完后,按捺住内心的兴奋,他将影片倒好放回了办公室,若无其事地离开了,谁也没有发现他的“小秘密”。这一场一个人的电影,虽然没有观众,却成为了陈建成一生中最美好的一个片段。

“我到现在还记得,这部电影叫《碧海洪波》。”陈建成感叹道。



收藏的电影胶片

④ 当露天电影放映员,自己高兴的同时,让他人也高兴

“其实,一开始收藏露天电影设备,只是为了圆我年少时的梦。没想过会拿出去放电影给别人看,后来,觉得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,想着自己高兴的同时,让他人也高兴高兴,就搬到小区楼下放了几次,没想到,大家的反响都很好。”

2006 年开始,陈建成为了小区里的露天电影放映员,只要天气晴好,居民需要,陈建成都会乐此不疲地搬下设备、拉起幕布,在小区里放电影。他还认真地做了一份电影放映纪录登记表,将每次电影的放映时间、地点、影片名、观众数和累计场数一一记录下来。陈建成说,来看电影的人,多半还是老年人和孩子,老年人怀旧,孩子天性好奇。这一场场电影放映下来,陈建成的名气渐渐走出了玫瑰园小区,并先后在市区的黄宾虹公园、婺剧院、浦江老家的礼张村放映过多场电影。而这些,陈建成从来没有收过一分钱。

“每场露天电影的播放,对于胶片和机器来

记者 郦莎 文/摄

③ 重拾露天电影,他已是中年大叔

1979 年下半年,听闻浦江的一个业余剧团缺一个吹笛子的人,陈建成应聘进了剧团,回到了文艺界。第二年,他又考进了浙江婺剧团,参加了金华地区婺剧艺术培训班,系统学习了一段时间。此后,陈建成从正吹一路走到了乐队队长的位置,跟着浙江婺剧团频频上台演出,获奖无数。

然而,在文艺界发展得越来越好的他,离心爱的电影放映事业却越来越远。2004 年,在婺剧团领导的提议下,陈建成来到了金华市艺术研究所任副所长,主要负责研究中国婺剧史、婺剧脸谱及婺剧知识读本。在研究所不像在剧团,不需要四处奔波演出,闲下来的陈建成总想找点事做。这时,他又想起了年少时的志向:当一名电影放映员。可是,几十年过去了,露天电影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,再想找到当时的设备,岂不是那么容易的事?

“2006 年,我刚参加完宁波市的一个戏剧会,回程路上朋友打来电话,说义乌徐村有个人有一套 16 毫米的放映机要出售。这是我找了放映机半年无果后听到的第一个好消息,我很兴奋,在义乌下车后马上随朋友赶到了徐村,花 1000 元买了下来。”这是陈建成买下的第一套属于自己的放映机,虽然不是曾经熟悉的 8.75 毫米的放映机,但他

仍十分珍惜。“8.75 毫米的放映机前后只红了十年,产量也不多,要找到真的太难了”。后来,陈建成还真的找到过一台 8.75 毫米的放映机,可惜由于零件故障,已经不能正常播放电影了。但陈建成还是将它作为收藏品买了回来。

有了放映机,却无电影可放,就好像喜欢吃的东西放在眼前却没法下嘴。急不可耐的陈建成又开始四处寻找老的电影胶片。起初,他托朋友打听到金华市电影公司承包改制之前还留有一些老电影,他赶紧赶过去买了一些。后来,他又回到老家,认识了浦江电影公司的经理,听闻陈建成要收藏露天电影设备,那位经理很支持,原先电影公司仓库里的电影胶片必须要捆绑销售,不能挑选。但经理却破例让陈建成挑自己喜欢的、品质好的电影胶片。“可以说,浦江的好片全让我一个人搜刮走了。”陈建成笑道。

除了在生活圈子附近搜索资源,为了淘到好的片子,陈建成还学会了网购。“最近这 8 部片子就是从成都寄过来的,因为没有网银,我直接打款给了淘宝店主,幸好没遇上骗子。”如今,在陈建成家里,已经有各种型号、产地的放映机几十台,电影胶片 300 多部。这些都成了陈建成的宝贝,被小心收藏着。



在家放映电影

要是几天没听到放映机“哒哒哒”转动的声音就会很难受。

说话间,陈建成从房间里搬出了他最心爱的那套《红色娘子军》,熟练地架上放映机,随着胶片一格格变幻,陈建成仿佛又变回了当年那个迷恋露天电影的小伙,英姿闪烁,笑容纯真……

蔡谦：一心钻研“顶上功夫”的美女理发师

记者 杨诗悦 文/摄

为了减轻家庭负担 16 岁便学理发

这家位于市区佳音街的“集美坊”理发店已经开了 17 个年头,上下两层共一百多平方米,明亮的大厅,整洁的环境,静静地在这老街迎来送往顾客。老板娘蔡谦一头精干的短发,笑容亲切,今年不过 37 岁的她钻研这“顶上功夫”已经有二十多年,挥舞着创意剪刀,给顾客带去美丽和自信。

蔡谦家中一共四个兄弟姐妹,她作为老么,从小就被父母兄姐宠爱着。家中经济条件并不好,1992 年,父亲撒手人寰,留下常年患病的母亲和四个孩子,生活愈加困难。16 岁,蔡谦初中毕

不怕吃苦 不断磨炼“顶上功夫”

1995 年 3 月,学了一年多手艺的蔡谦回到老家长山乡石门村,借了 800 元钱,自己当老板娘,开起了一家理发店。那个年代,在村里洗头差不多一块五毛钱,生意好的时候,蔡谦一天可以赚三十元,过年时一天更是会有五十多元,比起在厂里上班,收入算不错,又稳定。但一年多做下来,蔡谦觉得自己的手艺还不够精湛,如果不趁

业,那时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都已经成家,母亲几乎没有劳动能力。懂事的她决定学一门手艺,减轻母亲的负担。当时理发这门手艺算是比较有前途的行业,学的人也不少,蔡谦和家人商量之后,便到婺城区长山乡一家理发店拜师学艺。

“当时我哥哥背着 45 斤米和一大袋馒头,陪着我到师傅家。”蔡谦回忆,那段日子过得十分艰苦。每天早上五点多,她就得起床,生煤炉、洗毛巾、磨刀具。晚上,挤在一间五个人睡的小房间里。对师傅心存感激的她除了帮着烧饭、打卫

年轻多学点,以后店肯定开不长久。于是,她又回到市区,到一家名气挺大的理发店学习。那时候理发行业比较吃香,一起学习的有十多个学徒。师傅不可能花这么多时间教,为了多学点,蔡谦便抢着给师兄们洗衣服,帮他们的顾客洗头,请师兄们指点,抓住一切机会练手。此外,她还去杭州学习理发,并且系统学习理论知识,提升自己

生之外,还抢着倒马桶,照顾师傅小儿女的吃喝拉撒。16 岁的年纪,正是长身体的时候。每个月家里都会给她送 45 斤米,可是她为了节省,每次就盛一小碗饭。毕竟年纪小爱玩,每当看到那些自由自在的学生,蔡谦心里都很羡慕。“别人放假了出去玩,我却只能看着店,一步都不能走开。”有一次,她实在憋不住了,就骗师傅自己要回家,其实是偷偷跑到一个同学那里玩。放松之后,她静下心来:每个人都知道我在学理发,如果学不好,不是太丢人了?更何况,学好了这门手艺,以后养

的综合素质。

1998 年,“闭关修炼”许久的蔡谦在市区佳音街找了一家店面,和表姐合作,又开始当老板娘。有了专业的手艺,她的底气足了。那会儿的店面分成里外两间,外间是理发室,里间隔成上下两间,上面的小阁楼就是她睡觉的地方。“阁楼里没有床,没有家具,高一米六,还好我个子矮,不然

回到这里理发。

2004 年,蔡谦想扩大店面,装修一番。当时刚买完房子,她手头其实已经没有多少钱。那一年,她也已经二十八九岁,谈婚论嫁都算晚了。不会写字的母亲心里着急,让孙女写了一张纸条给女儿,劝她为自己的终身大事考虑,不要再折腾了。蔡谦脾气挺倔,决定了的事情愣是十头牛都拉不回来。店面大了之后,她请了八个员工,可每个月发完员工的工资,自己只剩下几百元钱。“那会儿顾客群其实已经比较稳定了,一味扩大规模只会赚不到钱。”发觉自己的经营思路不对后,蔡谦立刻纠正回来,裁员、紧缩开支。

一晃眼,蔡谦也成家有了宝宝。生产完两个月,她就跑回店里处理事情。为了照顾孩子,她就把孩子带到店里。“妈妈不要剪头发,妈妈抱我!”

活自己肯定没问题。想清楚之后,她又乖乖回到师傅家。

师傅的理发店只剃头,在那里学了 10 多月后,她又到另一家店学习烫发。那个年代,“吹奔头”很流行,有一次,小姐姐带着丈夫来理发,让蔡谦吹一个“奔头”,蔡谦却吹得不好,心直口快的小姐姐说:“就你这水平还想学什么?不如去工厂打工算了。”蔡谦心里一阵难过,不过她深知,所有的手艺都需要不断磨炼,自己还年轻,路还很长。

站都站不直,最多的时候我们五个人挤在阁楼里。夏天我们就拖了地,睡在外间的地上。有一次,哥哥给我送了活的泥鳅,就放在外间地上。第二天早上醒来,发现泥鳅就‘睡’在我们身边,吓得我们跳起来。”蔡谦笑道。

年幼的孩子总是抱着她的大腿哭。经营理发行业,一天站到晚。像今年龙抬头那天,他们几乎从开门开始忙,一个接一个,给五十多名顾客理发,到晚上手都抬不起来。自从接触理发,蔡谦从来都是穿着舒适的平底鞋,虽然她也爱美,想穿精致的高跟鞋,但一天到晚站着实在吃不消。

近日,蔡谦和金华电视台教育科技频道《我爱我家》栏目达成协议,她的集美坊理发店将作为主持人发型定点设计机构。关于未来的发展,蔡谦心中已有打算。她暂时不打算扩大规模,只想把店做精做强。同时,多出去学习,不断提高服务质量,让顾客怀着期望进店,带着满意离开。“我打算采用预约的模式,节约顾客时间,认真做好每一个发型,让顾客用大众消费就能享受高品质服务。”说话间,又有顾客上门,蔡谦转身忙活起来……

